

沈复“浪游”不亦“快”哉

——《浮生六记》中的山东



□张智辉

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李太白春夜桃花园中的一声慨叹，千年之后宿命般落在了清代文人沈复的心坎上，激起一片悠远而亲切的回响。于是，便有了那部《浮生六记》。它不构筑雕梁画栋的贵族迷宫，只悉心拾取平凡岁月里散落的珠玉，将闺房之乐、闲情之趣、坎坷之愁与浪游之快，一一缀连成篇，使太白那形而上的天问，终以沉淀为一部充满人间烟火与真挚性情的生命实录。

谓之“小”，非是格局之隘，而是视角之微。它将文心化入生活的自然肌理，将深情灌注于身旁的微小万物。一盆菖蒲，一段梅枝，一次夜游，一餐饭食，皆能生发出无尽的雅意与悲欢。道出了布衣文士生涯中的偶然欢欣，以那份对美、对情、对生命本身的极致真诚，穿透了时间的帷幕，成为我们今日仍可触摸的、带着体温的文学瑰宝。

沈复，这位乾嘉年间的苏州文人，生于“衣冠之家”，却仿佛天生与科举功名隔着一层透明的障壁。他辗转于幕客、经商之间，生涯多舛，际遇浮沉，然而一颗赤子之心，却始终未曾被风尘磨去光彩。他以冲淡自然的笔触，写就自传体散文《浮生六记》。原书六卷，如今仅存《闺房记乐》《闲情记趣》《坎坷记愁》《浪游记快》四卷，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故人，遗落了两封未能寄出的信笺，徒留后人无限遐思。这部书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他与爱妻芸娘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的静好岁月，有他“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，故时有物外之趣”的盎然童心，也有他“人生坎坷，何为乎来哉”的深沉叹息，更有他足迹半天下所寻觅到的“浪游”之“快”。

这《浪游记快》，作为现存篇章的压轴，实是解读沈复生命哲学的一把钥匙。所谓“浪游”，绝非盲目漂泊，而是灵魂对世俗羁绊的一场温柔突围。他不恋栈功名利禄，或携芸娘这位“中国文学中最可爱

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清代文人沈复用一生行旅与笔墨，作答了李白的天问。他的《浮生六记》不写富贵雕梁，只记平凡烟火的温度。本期文章聚焦沈复《浪游记快》中的山东行迹——匆匆一程，他却以文心捕捉了大明湖的夏荷冬柳、趵突泉的怒涌腾沸，在遗憾未见海市的怅惘中，依然品咂出人间真实的幽趣。透过沈复的文字，不仅能看到旧时齐鲁的风物画卷，更是感受一种于浮生坎坷间“偷闲”觅快、于日常微物里寄托深情的生命态度。



的女子”（林语堂语），或孤身只影，足迹遍及苏杭、楚粤、齐鲁。他的行旅，不受程期所限，不为俗务所牵，尽显一种“行乎其所当行，止乎其所不可不止”的率性自在。

这“快”字，则源于他那颗善于在平凡中发掘诗意图、于困顿里萃取欢愉的敏感心灵。无论山水之壮阔，园林之精巧，抑或与知己同游的惬意，偶遇奇景的惊喜，都能让他暂时忘却人生的坎坷，品咂出生命本身的醇味。这“于苦中寻乐、于常中见奇”的本事，正是沈复“快”的真谛，也是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而山东，便在沈复的“浪游”地图上，留下了虽不浓墨重彩，却意蕴深长的一笔。

他的到来，记录得平实如日记：“十月初，琢堂自山东专人来接眷属，遂出潼关，由河南入鲁。”次年二月，他便“就馆莱阳”。直至丁卯年秋，友人石琢堂降官翰林，他亦随之入都。行色匆匆，他甚至带着一丝遗憾写道：“所谓登州海市，竟无从一见。”那传说中的海上仙境，终究与他缘悭一面。这淡淡的怅惘，反为他的山东之行，添上了一抹真实的人间色彩。

然而，山东并未因这遗憾而减损它的风致。在他的笔下，济南府城的大明湖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。夏日的大明湖，是“柳阴浓处，菡萏香来，载酒泛舟，极有幽趣”。寥寥数语，柳荫的清凉，荷香的馥郁，载酒泛舟的雅兴，便交织成一幅灵动而充满生机的画卷，仿佛能听见舟楫划破水波的轻响，与文人墨客的浅唱低吟。而当他冬日再访，所见已是“衰柳寒烟，一水茫茫而已”。同样的湖水，同样的堤岸，此刻却只剩下疏朗的枝条，弥漫的寒雾，与一片空濛寂寥的水色。这夏与冬的强烈对照，不仅是景致的自然变换，更暗合了观者彼时的心境。景语皆情语，沈复以他画家般的敏锐，寥寥数笔，便让大明湖有了情感的体温。

至于那“七十二泉之冠”的趵突泉，他则精准地抓住了其最为撼人心魄的特质：

“泉分三眼，从地底怒涌突起，势如沸腾。”一个“怒”字，一个“突”字，将泉水那股不甘蛰伏、奋力向上的生命力渲染得淋漓尽致。他更以博物学家般的眼光指出：“凡泉皆从上而下，此独从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”这简短的对比，立刻让趵突泉的独一无二跃然纸上。然而，他的笔并未止于自然的奇观，旋即转向人文的温情：“池上有楼，供吕祖像，游者多于此品茶焉。”于是，那喷涌不息的泉水之上，便缭绕起茶香与烟火气，自然的雄奇与世俗的闲雅，在此刻完美交融。这恰是沈复的美学，总能于奇景中发现日常，于日常中品出雅趣。

他的文字，始终是那般简洁质朴，不尚堆砌，却自有一种穿透纸背的力量。他像一个忠实而又富有情致的朋友，向你娓娓道来旅途的见闻，没有夸张的惊叹，只有平实的描述与细微的感受。正是这种“以小见美”的风格，让我们得以透过数百年的时光，触摸到那个时代济南城的风貌——泉水奔涌，湖光潋滟，兼具北地的开阔与江南的秀雅。

“浮生若梦”，诗仙李白或许想不到，在他之后的百年，中唐诗人李涉在仕途失意、流放的苦闷中，强登山寺，竟于鹤林寺的竹院内，因与一位高僧的偶然闲谈，而云开雾散，觅得了心灵的片刻安宁与通透，遂写下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句子。这“浮生”二字，道尽了世事的无常与人生的匆促，却也隐隐指向了一种于喧嚣中打捞宁静、于束缚中寻求解脱的可能。

沈复的“浪游”，何尝不是一种更为持久、更为生活化的“偷闲”？他未能见到的登州海市，或许终究是一场幻影；但他所见的大明湖夏荷冬柳，所感的趵突泉怒涌腾沸，所感的旅途中的一切幽趣与萧瑟，却是真实不虚的生命体验。他的“快”，不在于见到了何等惊世骇俗的奇景，而在于他以一颗毫无滞碍的“浪游”之心，去拥抱、去品味了每一段平凡而奇妙的相遇。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

水无形而有万形，水无物能容万物

请珍惜每一滴水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